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一百四十八回 番公主入門生子 文翰林跨海尋妻

素娥忙診公主之脈，數至無倫。慌問文施：「番國人脈息，可與中國人一樣？」文施說：「與中國人無異。」素娥道：「莫非懷孕，要足月才好。」文施道：「已有九月光景。」素娥大喜道：「快取醋炭及參湯、回生丹，並喚收生婆來。」鳳姐道：「吩咐燒備；只人參湯恐未煎好，有前下太婆用的，卻不敢借用。」素娥道：「連日恐太君勞頓，各房俱多備的，借用不妨。有伏龍肝更好，快去取來。」丫鬟等如飛取到幾盆炭火，並伏龍肝。

素娥令眾人四面圍定，淬下米醋，醋氣土氣登時迷漫，對面不見人眉目。公主被醋土之氣一收，便睜開眼來。素娥按著公主指節，令丫鬟們取行幃圍繞，將參湯研化回生丹，令公主服下。

須臾，指節跳動，快取淨桶，令有力丫鬟攙抱坐好。文甸、文昀之妻，俱有六七個月身孕，坐褥所需，一切預備，立刻取來。三個收生婆聞喚即至，大家爭接。鳳姐令先到一步者接收，餘兩人幫同服侍。隨同兩案宮女俱已活動，亦上前料理。一兩個赤緊痛陣，「呱」的一聲，生將下來，收生報是公子。

公主並不發聲。鸞吹等笑逐顏開，把大憂復變為大喜。鳳姐忙令人進內報喜，素娥令鋪榻大廳，暫時歇息，俟後用過湯藥，再移入西宅安宿。水夫人吩咐出來，令文施及兩妾、諸子，俱免拜祝，料理產婦，俟後補祝。當日，古心、素臣及諸孫曾云初、外孫曾云孫，分補袞、日升兩堂筵宴。鸞吹、遺珠諸媳、諸孫女、孫媳、曾孫媳、雲孫女、雲孫媳、初孫女及外孫女、曾孫女、雲孫女，分安樂、月恒兩堂筵宴。水夫人先至補袞堂，兩子各獻一小爵；三十二孫公獻三爵；一百四十三曾孫公獻三爵；二百二十二雲孫公獻兩爵；三初孫公獻一爵；諸外屬共獻三爵；古心、素臣各獻一割，諸孫共獻一割，獻湯三道，樂奏三闕，水夫人入安樂窩，遺珠、阮氏、田氏各獻一爵，璇姑等六庶媳公獻一爵；孫女、孫媳共獻三爵；曾孫女、曾孫媳共獻三爵；雲孫女、雲孫媳共獻二爵；兩初孫女共獻一爵，諸外屬共獻三爵；遺珠、阮氏各獻一割；六庶媳公獻一割；其餘共獻一割，上湯五道，樂奏五闕。

水夫人本止二斤餘之量，是日因文施歸家，心下歡樂，競飲了三十小爵，每爵貯酒二兩，共有三斤十二兩。鸞吹因是家筵宴之日，不敢僣越行獻爵獻割之禮，卻在席上，又慫慫勸吃了幾杯，雖是酒落快腸，卻已有醉意。聽著鳳鳴之聲，分外和樂，想著湖中青龍媒合之功。席罷，即命遊園。宮女等抬過鳳轎，水夫人斥去。田氏忙令換萬壽藤扇輿，亦斥去不用。欲扶杖入園。

鸞吹等一同勸阻。水夫人道：「汝等俱不能步行從我游耶？不能者止。自量其力可也！」鸞吹道：「非不能從，只恐伯母勞頓。」水夫人道：「老身自揣精力，尚不弱於諸媳，較姪女則更勝矣！區區往返數里，安步當車，可有無虞也！」田氏等無奈，只得上前扶護。水夫人笑道：「我有此杖，勝於人扶多矣！爾等俱應用杖之時，因我故不用，可令諸孫媳扶持，勿為我計也！」田氏雖不敢令諸媳攙扶，卻也不敢攙扶水夫人。惟恐太勞，致有意外。哪知直走至北山亭上，諸夫人腿足俱已疲軟。鸞吹自入園，即搭扶鳳姐肩頭，猶自喘息。

獨水夫人毫不覺乏，看著鸞吹疲憊之狀，忙令坐下，道：「人之壽命，修短定於天；而血氣肌膚之榮枯，則由於人。姪女緣情太重了，哀樂未免稍過其節，五行即受其損。故鬢髮皆白，膚容皆槁，精力覺衰。朱子調息箴，世儒皆諱言之。然用以和順血氣，調攝躁率，而非為長生久視之計，固亦無礙。如周易一書，異端且以為內丹之秘矣！豈周易亦可廢而不讀耶？」鸞吹等皆裨裨受教。

水夫人看著湖中，百鱗翔游。那條老青龍，更是張牙奮鬣，分外盤旋舞躍，如非常得意之狀。向鸞吹等說道：「此龍帶去施郎，我常責之。今見其歸，故作此狀，不可不加賞也。」丫鬟們正送上西瓜，水夫人命切十餘圓，丟入湖內。龍魚龜貝，俱爭相拿攫，啜喋而食。水夫人道：「原來魚龍俱喜食此！」因把送來的幾百西瓜，俱命丟放入湖。魚龍游泳，激起湖水，如珠如線，固是好看，引得鱗鳳鳥獸，俱至亭邊，鳴舞不已。水夫人命取米豆餅餌，分犒諸鱗鳥獸。

向鳳凰說道：「爾非竹實不食，卻將何物賞汝耶？」小公主道：「父皇回鑾，存有玉田御米。孫媳試以甘露浸潤飼之，鳳皆爭啄而食，似更甘於竹實。現有此米，取來賞之，何如？」水夫人道：「快去取來。老身所賜玉米甚多。亦命丫鬟取來，現浸甘露飼之，看它亦肯食否？」不一會，米俱取到，不分現浸久浸，諸鳳俱逐而食，水夫人大喜。

看鳳凰食畢，即入香泉坐湯。見景星異常發彩，遂不設燭，將翻席分設北山、湖心、初覽三亭，令出浴者即入席飲酒。

外邊席散，素臣聞水夫人徒步遊園，惟恐勞乏，忙趕進園，見水夫人卓然在座，毫無倦容，方才放心。水夫人此時已無酒意，知素臣趕來之故。不覺慨然道：「酒能亂性，誠屬至言。我因施孫回家，心中歡喜，不覺飲了過量之酒，竟賣弄起老健來，徒步至此！夫老健，猶春寒也，豈可恃乎？非酒之故，何至若是！諸女媳皆老年人，多有不勝其勞者，姪女便是疲乏，竟至不能坐湯。皆我之過也！以後當置一把二斤壺，逢席俱不過此壺，以志吾過，以免酒失！席散後，令送轎入園，仍各坐轎而回可也。」素臣、遺珠、田氏、璇姑、紅豆俱贊歎不已，惕息承命。

是夜，文施隨同素臣等至安樂窩昏定，水夫人因問別後之事，文施從頭細稟。

原來文施那日攀住龍角，升入半空，臂力正乏，幸被青龍把尾掉轉，將文施腰胯送上龍頭。文施便兩手緊扳龍角，騎跨龍頸之內，由著那龍騰空而去。耳邊瑟瑟風聲，眼內茫茫雲氣，俯視不見城郭，仰觀惟睹日星。那日輪便如火球，大至百十餘倍。日向西流，中天便見星宿。經星、緯星，固如輪如困，無名小星亦如瓜如茹，高低錯落，閃爍不定。文施連聲喝采。不知里數，不計時刻，看著赤日將要西墜，那龍漸漸的壓下雲頭，竟向一城郭之中宮殿之上，落將下去。龍身橫搭宮牆，龍首倒掛。將角頸亂擺。文施騎跨不穩，卸下龍頸，一手猶死力扳住龍角。看著離地不遠，被龍角灑搖，只得放手跳下。屋中跑出許多女子，失聲喊叫，文施回看，那龍已上天而去，不知所往。因整頓衣冠，上前分說，卻見房簷內站著一女子，熟識不過，分明是每夜夢中同床共度之人。看著院中諸女，亦大半認識，是夢中左右服侍之輩。便按定心神，向著簷內女子，深深一躬，道：「小生每於夢中得見芳姿，不知小姐認得小生否？」院中俱道：「這是公主娘娘，什麼小生、小姐？」那公主喝住眾女，還了一福。命宮女報之國王、國妃，留文施入宮安坐，自己卻避入內房去了。

須臾，國王出來，逐細根問，文施方將宗氏官職，及乘龍而來之故說知。國王大驚道：「本國為波爾都瓦爾國，文素父太師，乃大明國人，離此九萬餘里，天使一日而至，真曠古奇聞也！天使可認得一位景大元帥，一位敬亭的景天使，一位號何如的文天使？」文施道：「景大元帥若是號日京的，便也是家曾祖的好友。下官年幼，俱未識面。」國王道：「景大元帥現為大人文國主，外臣陽旦亦受其節制，台號卻正是日京。請問天使有夢中曾見小女之說，試道其詳。」文施道：「是下官失言了，方才不知是公主，以致亂道，伏乞恕罪！」國王再三追問，文施只得告罪，將每一夜即夢與公主相見，飲食言笑之事說知，單瞞起同床寢宿一節。國王命宮女入問公主：「夢中所見，可是天使模樣？」國妃在內說：「是一些不差。」國王因問：「天使貴庚？曾否定親？」文施道：「下官年方十四，尚未定親。」國王大喜，忙命擺宴內殿，讓文施出去坐席。

席上問文施：「何以得遇天龍？」文施道：「寒家小園，四靈俱備。因馴擾習熟，今日偶從他頭邊經過，被帶至此。」國王咋舌驚異。叩問胸中學問，文施文武雙全，問一答十，滾滾不窮。喜得國王如頑石點頭，不覺手舞足蹈，連贊奇才。席散，留人偏殿安寢。

次日，即令番相議婚。文施道：「勞國王錯愛，本是願從。但下官尊人四世，俱在中華。未曾稟明，不敢輕諾。」番相委曲勸說，文施只以未曾事命為辭。番相只得回覆國王。國王道：「中華去此絕遠，如何能得稟命？且再作商議。」

次日，國王取出三部書來，與文施請看。一部是水夫人在宮中講解，一部是遺珠在宮教授；一部是素臣在君友前議論。文施

道：「只三部書，俱出自寒家，皇上刊刻，頒賜外國，何此獨抄寫？」國王道：「本國與歐羅巴洲之一大國，去中國九萬餘里，自古不相通問。十餘年前，有中國景大元帥航海而來，征服歐羅巴洲二十餘國，自建為大人文國，宣佈天朝號令，本國及諸與國、屬國，始行服從。除去天主教，發這三部書及《五經》、史、傳諸集，令各國抄寫誦讀。派景、文兩天使至諸國教授，令各國學習天朝字體語音。方知離此九萬餘里外，有大明國，方能通曉大明國字義語音、天使若早臨十餘年，便不知有令曾祖老太師名目，亦不能與天使胡問答也。五年前，小女愛讀此書，即奉為至寶，自後手不忍釋，以為經書密鑰。這書上圈點批注，俱是他親手寫的。這小印好文，即小女之名。他名兩花，因生時夢天兩奇花之故。景天使說中華南直隸有兩花白邪說，該另改名。外臣因其酷好尊府之書，故改名好文。天使請看這批注，有無批謬處麼？」

文施聽到兩花、好文兩名，心覺驚異。顏色神情，被國王看出，根問何故。文施道：「賤名好兩，夢中所見之女，亦名好文，故覺可異也！」揭那三本書看時，見理解明白，字畫精工，大加稱賞道：「公主才識俱優，特其間有錯解處，乃學力未堅，少所師承耳。」因摘出幾條，細加剖別。國王大喜道：「外臣性本魯鈍，蒙景天使開示三年，略諳經義，而天分不如小女，故但覺其是，不覺其非。今蒙請示，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矣！」

隔了兩日，番相復來湊合，說：「本國去中華九萬餘里，而天使一日即至，且與公主各有異夢；此天定之緣也！天使不過因未奉命耳。吾主說，把這許多情節，達知大人文國主，請其作書與會曾祖老太師，斷無不從之理！天使與公主，既各於夢中相會，豈可現在一處，而分居內外，漠不相通？意欲擇一吉日，屈天使進宮，與公主完聚，俟中國信至然後成婚。不然，則天使隻身孤處，一切寒暖衣食，無人料理。倘或失於調護，愈重吾主之罪！而公主於緣定之人，內外間隔，難免憂思，亦恐積成疾病，以致吾主之憂！伏祈原諒勉從，幸甚，幸甚！」

文施這幾年來，每隔一日，即夢與公主綢繆繾綣，醒來猶有餘歡。自當面見過之後，其夢即斷，頗覺無聊。在家時，有父親兄弟，天倫聚首之樂。連日獨居一室，雖有宮女服侍，卻對面如隔山河，毫無生人之趣。再想起屢年奇夢、乘龍奇事、好兩好文奇名，夫妻已經天定，何妨如夢中一般，免致寂寞之況？因半推半就的，應允下來。

番相回奏，國王大喜，擇了十月初五日吉期，鼓樂燈彩，迎文施入宮，與公主共處一房。兩新人是夢中久同寢宿的，更不作假，在房筵宴，說說笑笑的，敘述歷年夢中之事，無不相同，大家稱奇道異，直到二更天方才上床，仍如夢中，各穿小衣，撫摩擁抱而睡。天明，人見國妃，看著文施相貌，與公主一般秀美，愛若珍寶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已過歲除，文施想念家鄉，時時流淚。公主著驚，百般勸慰。催著國王，致書日京，二月內發使，四月內使回，述知景國主之意，說：歐羅巴洲離中華九萬餘里，去必數年始達；且需用大舶，起大眾；非易事也！若待使回，然後成婚，公主已過及笄之期矣！文太君於己卯年百歲上壽，景國主定於丙子年秋月發書，派各國使臣入中華朝貢天子，兼祝太君壽誕、令國主於明歲春間，為公主完婚，倘生子女，同回歡祝，豈非快事？景國主另有書致駙馬，勸其就婚。」將書呈上。國王即付文施開看。書曰：

聞賢姪孫乘天龍，一而至波爾都瓦爾國，此何為者也？且與公主均有異夢，好兩、好文名字巧合，此又何為者也？已為賢姪浮大白，定婚期矣。切勿固執，以違天意！告而娶，經也；不告而娶，權也。權合於經，權即經耳。天緣已定，形骸已接，而俟命於六七年間，九萬里之外，豈不迂哉！賢姪孫為吾兄嫡家曾孫，俾太君百歲時，得初孫以介壽，豈非快事？而顧欲守經之見耶？賢祖父輩有相訾者，以愚言覆之可也！愚不足重，何如太師叔係曾祖堂叔，稟其命，即不啻稟曾祖、祖父之命！丙子秋日把唔非遙，努力種幾珠玉樹，愚將拭目玩之也！一笑！

弘治二十七年季著中泂，愚叔祖景京拜手

文施看了，目定口呆。

國王道：「景國主之言，至言也，不可不知。」因定於次年二月初三日成婚。那時婚禮，日京依著古禮，諸侯一娶九女，凡有國君及世子娶妻，俱本國兩娣姪，同姓兩國各媵一女，兩娣姪，同嫡妻共嫁。國王以文施天使，公主嫡女，欲遵九女之制。文施惶懼力刺道：「文施婚期，尚容斟酌覆命；至於妾媵，則斷斷不敢！」國妃道：「既是賢婿執意，車用了本國二媵罷。」文施仍力辭。國妃道：「這卻辭不得的了！本國二媵，即側妃所生，左文、右文兩公主，小女嫡長，禮應為妃，必有姪娣為媵。左文、右文與主相愛，勝於同母，自小即以媵自處，故公主改名好文，以見媵妾之意，豈能一旦棄之耶？」文施執意不從，國王、國妃只得且緩。

彈指夏去秋來，殘冬瞬過，已是上元佳節。文施因婚期已近，愈加愁悶，連燈月也沒心腸賞看。到得夜來，忽然想起：我於意中所無之人尚能夢見，況自己父母，刻刻在意中者乎？天緣已定，婚期已近，又有景公之書，萬無可諉。亦且真有子女帶回，為各大人添出一代嗣續，實屬可喜之事！不如此夜即專心存想，如得夢見父母，果然夢到家中，將國王逼婚一事稟告，夢中文甲夫妻俱歡喜應允，醒來大喜。又想：我的婚事，父母亦不能作主，須再稟告太君及曾祖方可。因於次夜先存想水夫人；十七夜復存想素臣。兩夜果皆有夢，夢中果皆允許，然後心安就婚。次日起來，歡容笑口，全不似從前愁悶光景。公主異而盤問，文施告之以故。公主見文施全無聊賴。自十五日起，反分著兩被睡宿，想臨期必有變頭。今聞此言，心中暗喜。

至二月初三日成婚，一切俱如中國禮制。但覺拜天地祖宗，拜國王、國妃、遙拜家中四代父母，及夫妻交拜時，公主背後，卻總有兩個服飾一般裝飾的美貌女子，隨著跪拜；暗付：「此必左文、右文也！事到如此，是卻不成的了。只好留待回家親告後，成婚可也。」五日以後，公主勸文施與左右兩公主合歡，文施又將自己主意說出，公主不敢勉強。文施按著家傳問公主經期，公主問故，文施把家教說知，公主低頭答應。一日文施摸量經期將淨，問起公主，果是初淨。文施戲道：「今日須多飲一杯助一助興，便可葉艸占也！」公主亦戲道：「主人不醉，客人盡歡。」文施道：「我的酒量，此你大一倍，我兩杯，你一杯，對斟著飲，你拼多飲一杯，我便拼多飲兩杯，何如？」公主之所以設宴，本意要勸醉文施，便拼著自己，一杯一杯的賭飲，不覺同人醉鄉。文施先入被中，催公主上床。公主和衣倒在別榻，令宮女把左文請至，解卸衣裙，送人被去。文施帶醉闖營，左文醫被忍受。事畢，神疲又同人睡鄉深處矣！公主半夜醒轉，見沒甚變頭，想已經歡會，便仍想睡，卻再睡不著。

因復起來，悄悄根問宮女。宮女說已經合歡，便令點燭，把帳子掛起，叫道：「新郎、新娘，請醒睡些啣！」兩人一齊驚醒，左文羞得把頭縮進被去，文施忽見公主站在床前，大驚道：「床上又是何人？」公主道：「床上是左文妹子，你也不認清，就是這般胡作嗎？」文施即欲披衣，被公主推住道：「天色未明，休辜良夜！奴自向右文妹子房中睡去也。」次日，稟告國王、國妃。國王道：「左文、右文俱應成禮。昨晚事屬權宜，今日須當補足。」因令張燈結綵，大開家宴慶祝。席散，掌燈送文施入左文房中合歡。

次日，國王令公主與文施說，要並替右文完姻。文施道：「一之已甚；若三人終不存一完璧，何辭以覆祖父耶？」公王回覆。國妃道：「駙馬性拙，只得也要從權的了！」誰知文施從此留心，飲酒俱不至醉，如有歡會，必審視叫應，惟恐錯誤。公主及左文幾番故調度，俱調不來，只得且緩。

一日，國王提起：「國中有四大盜不能剿除，欲表奏大人文國主，求發大兵，因相距太遠，恐致未發。賢婿謀勇俱全，倘能為國除殘，感且不朽！」文施問：「四盜何名？各據何地？伏黨若干？形勢險要，有無圖冊可按？」國王道：「河東瑪察、河北陽豐、天高山寒耶酥、地沈澗朝天公主，各擁兵數千，合計約有萬餘。或據山城，或占水泊，俱有圖冊開載險要隱曲之所。奈無良將，攻此則彼應，攻彼則此應。屢經剿捕，反致喪師，徒損國威，愈漲賊勢耳！」文施討要圖冊，細看一遍，說道：「此麼魔小丑耳，當於百日內平之！」國王大喜。國妃、公主大驚，極口勸阻。文施道：「細按圖冊，賊已在我掌中。百日之說，猶謙辭耳！昔人云：『臥榻之旁，豈容他人酣睡！』養癰致患，猝然一發，若燎原矣！上安宗社，下救民生，此仁者之心，而寒家之教也！岳母

等慮小婿幼年力弱耳，家祖亦以未冠之年，東滅烏施，西滅烏施，況此區區鼠竊耳！」因走至院中，揀一塊大石，用力一拳，打成齏粉，說道：「諒諸盜頭顱亦硬不過此石。即徒手猶將搏之，況持有利器，謀出萬全耶？」文施這一舉，把國妃、公主及宮人等，俱嚇得目定口呆，大驚小怪。國王滿心奇癢，竟像已經蕩平群盜，奏凱而歸一般，踴躍非常。即傳旨兵寺進兵，候駙馬爺點閱出師。文施道：「機事不密，則害成！當以打獵為名，隱寓練兵之意。俟兵稍精練，出其不意，卒然臨之，使受兵者急不及備；未受者不能救援，方得勝算！」國王連連點頭。

於是聲言出獵，選練士卒，於二百員將弁內，挑出四十員；於一萬京軍內，挑出二千名。文施仿文龍浙江看操之法，以石磐、竹竿、對射三格演習；三日一操，五日一獵。所得禽獸，皆賞合格之人，加以金銀綢帛；不合格者，輕則罰跪頂石，重則捆打穿箭，賞罰嚴明。兵將皆踴躍畏懼，日夜私練，以邀賞避罰。至四月初旬，兵已精熟，乃忽獵至賊巢附近，密令攻剿。仿素臣四伏破柳州之策，先破河東；仿素臣破四川、丹良之策，次平河北；仿素臣班師破峽之策，復平東高山。出兵不到五十日，已連報三處捷音。瑪察生擒，陽豐、賽蘇皆斬於陣上，伙黨死者死，降者降，逃者逃，俱已解散。寨柵燒燬，險要削平。金銀財寶，米糧布帛，一半犒賞士卒及被賊擾害民人；一半註冊，運送回國。國王、國妃日開笑口，稱歎乘龍之婿，真是天人，向公主百般致謝。公主心花朵朵開放，與左文、右文日尋樂事，專待凱旋。國妃因天氣炎熱，令三女赴結珍珠汗衫。那日正在結總，忽有急探報：「駙馬兵至地狀，一日連破三寨。不料半夜裡被賊鑿沉船隻，溺死兵將數百，連駙馬爺俱淹死了！現在合營戴孝，哭聲震天。」

內監未及述完，國王、國妃已知被天雪連腦，魂魄俱飛，左文擗踊號哭；公主瞋目直視，大喊一聲，倒地而死。正是：

趙括父書空死讀，文施心法得真傳。

總評：

鸞吹等笑逐顏開，把大憂復變大喜，令讀者七情又復轉換。文心之狡獪，乃更復爾，吾烏得測其所至。

過量之酒仍是極寫水夫人之喜，用透頂法也：文施忽歸，一喜也；知有五子，二喜也；進門復得一子，三喜也；適符天子五百金魚之數，四喜也。大喜叢集而至，非用透頂之法不足表之。喜到盡情，遂不知不覺，而至於過量也！此之謂透頂之法。

水夫人之過極微，而其悔極摯；雖不合自恃老健，而老健異常，實有可恃；雖未體貼諸媳女年老而尚有不能者，止自量其力之誠；雖自不用扶，而仍許諸娘，令孫媳扶持；雖責鸞吹情重，而言皆格論。以此言過，誠微之微者也！而慨然自訟，已若亂性者。然制壺免失，並以志過，悔何摯也！非有此極微之過，不足見水夫人之力；非有此極摯之悔，不足出水夫人之賢。可謂理、法兼到。

九萬里外自古不通之國，乘天龍一日而至，語音相通，面目相識，有族、有交、有家、刻諸書，事奇、情奇、文奇、法奇，無乎不奇。

文施遇此等天定之婚，而猶必稟命於九萬里之外，寫素臣家教何等森嚴，何等懇至，亦是透頂之法。

日京書一起兩何，為暗喝一，天意明點，逼真古文。